

# 来自绞刑架的声音

Voices from the Gallows Trees



## 我耳膜上的巴弗梅特<sup>①</sup>之舞

这里没有心，我心已破碎  
丢散  
在我居住的各个世界  
在城市废墟的烟尘里  
在我横贯脑海修建的大街上  
在我歌声迷乱的贫民窟  
在我记忆中的各个地方  
没有心

这太简单了  
这太简单了  
从一座座白骨皑皑的桥跨过天空  
一道道相同的人潮  
他们谁都不认识彼此

<sup>①</sup>巴弗梅特，Baphomet，牛头魔王。

没有人认得他自己的那张脸

这太简单了：我们走进一个酒馆一个坟地

这太简单了：问候死者

用蓝色的火歌唱巴黎

柏林

或开普敦

我们饥饿

我们饥饿

我们饥饿

我们是饥饿

饥饿

为何你如此惊慌？

你也曾勇气可嘉地

咿咿呀呀反对自由主义者、

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

你还勇气可嘉地

射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

然而：你害怕我们的诗：哪怕是一声低语。

军队战栗了

当我们走进课堂。瘰病  
在全国上下动荡  
压倒异端的主张。告密者们  
蠕动  
像脏腑里的蛆  
爬满我们的大学。  
但他们惶恐了  
只要我们张嘴说话

我在这里：在你们众所周知的黑夜。  
潮湿的栅栏。凌乱地散布在山岗：  
斑驳的路标不指向特定的哪里。  
我们各式各样的隔离区的边界。  
但为何要说起这些？  
在你的世界，占卜师  
隐居在深锁的门后：  
他只能交给你意义的碎片  
镜中颠倒的脸。

这里没有心，我心已燃尽：看看这  
一潭死水  
黑色的泪蒙着厚厚的灰

在未来的路上  
在将临的脚下  
被同样没有心的  
朋友和仇敌  
蹂躏到死。

## 我额下的两个空腔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一个空洞，  
一个被掏空的贵族标志。  
我来到街上。对谁都不在乎。  
我什么都不看。  
我丢失 了一切。  
我把一切丢在身后。  
除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如此卑贱？”  
我要上哪儿？我到底敢不敢去？  
别怕！别问！  
看看恐惧的阴影怎样熄灭  
在子弹打光之后。

放松些吧！别提问题！  
带你的儿子们去看流浪信天翁。

听听瓶子怎样唱歌，当你吹过  
它的空口。温柔地说话  
清新，明亮，温暖  
但从没有过这样的天空  
直到我必须将它远离的此刻  
我仿佛忘掉了：风  
你就在那里  
风。

你上哪儿，我的朋友，是谁逃脱他们的魔爪，  
你上哪儿等候我了，越过哪条疆界  
你是否不用通行证就通过关卡，说着  
五种不同的语言。终归还是沉默，  
你在哪儿等候我了，当大群黑色的秃鹰  
盘旋在我屋顶，像一块过敏性皮炎  
长在天空的脸上？  
你上哪儿我的朋友，是谁不能创造历史，  
你上哪儿躺卧了，辗转难眠，在哪个海岸  
你匆匆赶上廉价包机或者  
二等舱，你跟谁的信使  
交换苦涩的真理，当我破碎的手掌  
围拢残存的言词，祈求它们



和我一起坚持到最后？

你在哪儿，我的朋友，是谁已经走近  
穿过空荡荡的知识殿堂和空落的  
慈善小屋来到我的祖国，你在哪儿？  
你的嗓子硬邦邦地带着挫败的确定性，  
你的眼睛是软性物质  
是雾气，湿润的土和雨水，你在哪儿，  
在度苦度苦森林<sup>①</sup>做着漆黑的梦？

难道你死了，野豹 难道你死了，  
跃过沉默  
穿过树丛？难道这就是  
死？

<sup>①</sup> 度苦度苦森林，Dukuduku Forest，南非原始森林名。

## 一个死人瘪嘴里的谈话

没有壮观场面 警察  
带来虱子和提灯  
突破

我的诗歌树丛 收集

X 和 Z 于我不利的证据。他们戴着  
花哨的纸皮冠冕。

他们握在手里的占卜杖

正哆嗦得厉害

指点着隐隐约约的迹象  
或腐烂的伤口。

那我又是怎样逃脱的？

我一小时内能说三次谎

只因缺乏想像：

就连事实也要靠发明。

如果不是这样，又能是怎样？

他们把我拖到广场中间，

嗑过药的旗帜

在我的头顶招展。

街道被他们的靴子碾平，

围墙被加固，

疙瘩被解开，

世界规整了，

临终的叹息和呻吟

是旋律的一部分：

所有的地平线整齐地围绕。

我们站在墙下面孔表露无遗。

但一个人的秘密不同于另一个人的秘密：

“自由就是一种不可能性”

我们的面孔：没有眼没有嘴。

沙子从玻璃盅漏下

带走我们的一切。

他们高高在上，我们的歌声不能抵达。

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问题存在：

这里只剩下答案。

答案。

答案。

答案。

“世界舆论是故意在刁难我们。”

“我们的祖国要履行它的使命。”

“白种基督徒联合起来！”

“非国大首领已经被共产主义洗脑了。”

有那么多答案。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出问题？为什么你还那么顽固？

## 一个碎裂头颅里的飓风

形象。词语。叫喊。

一场声音的飓风：形成于深夜，像无数闹钟  
搅动狂乱的舌。

唤醒扩音器，开始 噼噼啪啪的生活。

“记住 巴塞罗纳，德黑兰，汉城，  
伯克利，柏林，芝加哥，巴黎，布拉格”

那些在沙佩维尔<sup>①</sup>播撒

轰隆隆的黑色冰雹的人

仍在走动，四处走动，

用机器的眼到处搜寻。

他们自称他们的弱点

就是他们的武力：炸弹，坦克，火箭炮。

一种结束所有议论的方式。

① 沙佩维尔，Sharpeville，南非黑人城镇，1963 年发生军警血腥镇压示威群众的沙佩维尔惨案。

但飓风的方法是：决不会改变  
哪怕有人要受到惊吓。  
哪怕有人要死抱住倒歪歪的  
旧时代体系。悠悠坠落：戴黑礼帽的  
老朽议员。破裂的磐石。座座神庙，  
屹立于数百年。  
声都没吭就瓦解。  
占卜师们一个个互相撕成碎片。  
一切都不牢固  
除了优雅的燕。

这是我们梦中的疯狂：是我们  
明日的理智。我们的谎言就是真理。一场风暴。  
它力大无穷把市场打扫干净，  
吓倒所谓正义。卷走残枝败叶。  
这就是飓风的语言。暴戾的  
生命重生了。我们把那些大旗扯下  
让它们下半旗  
哀悼今日以及永远。我们要  
唤起傍晚的双头鼓  
并纪念沙砾  
那痛饮纯洁之血的焦渴的唇。

为那些：像悲痛一样炽烈  
比日出还更明亮的一声怒吼。  
人民的怒吼  
摇撼他们的囚室和他们的  
隔离区。

在沉闷中飓风横扫辽阔的大地。  
别等了！今夜将美不胜收，当我们追随  
我们喉咙里的笑声，看到云彩中  
燃烧的谜团。风吹散头发  
鼓起雨衣，  
我们搜寻着再度发现的迹象，  
那就是风在平原上吹过。  
我们搜寻着独角兽  
穿越我们的睡眠。

火红的眼，睁开  
在火树银花的枝条，  
羽翼轻盈的燕子飞来，  
在窗外地平线上。  
燃烧，放出  
太阳的异彩，

在这里我们可听见  
有限性在歌唱。  
我欢呼  
这耳闻和目睹的  
一个全新的  
词“一起”。



# 走过我们的沉睡

Walking Through Our Sleep